

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，推出一些名家专栏，尤其欢迎那些关平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，歌咏长清山水之美，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，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，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:qlwbircq@163.com。

曲径通幽

曲征

虚岁八岁那年，一天早饭后，母亲对我说，“我领你上学吧！”当时年龄小，还不懂上学为何物，不过还是跟着母亲蹦蹦跳跳进了学校。

于是见到了我的班主任老师——王茂兰。她是本村人，年龄20岁左右，美丽、热情、活泼，有组织能力，是当时学校里不多的公办教师之一。

那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，初中两年，班主任一般从一年级一直跟到小学毕业。因为相处时间长，所以学生与班主任之间感情很深。

可能是因为聪明、学习好的缘故，也可能是父亲与王老师丈夫是同学的关系，王老师对我很不錯，时时处处关照我。那时的学生，知识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，有时正上着课，生产队里就来人要求学生到坡里干活。生产队一来人，老师就停止讲课，带领我们去坡地里劳动。捡拾麦穗、从地里往外抱玉米秸、清理花生幼苗根部(故乡人称为“清墩儿”)、沤绿肥等等，班主任与我们都干过。

王老师干活很卖力气，她常常教导我们：力气是井里的水，用完了，攒一攒还会有的。所以，给生产队干活，我们都很卖力。一次她领我们到河边撸灌木叶子(用于沤绿肥)，正干得起劲，忽觉脖颈钻心地痛，原来不小心接触到叶子上的刺蛾幼虫(故乡人称“巴夹子”，浑身有毒毛用来防御)，其毒毛扎入我的皮肤，疼痛难忍。王老师急忙弄了块泥巴涂在我的脖颈上，将毒毛粘出，我才慢慢缓过劲

我的班主任王茂兰

年来。

三年级开始，我们有了作文课。我喜欢作文，每当周五来临，我总是特别高兴，因为周五下午是作文课。记得一个星期五，我与姐帮母亲去地里刨谷茬(谷子收割后剩下的根部)，装了满满一独轮车，姐姐推车我拉车，到家后一看座钟，下午第一节课已经上了一半，我顾不上肚饿便向学校飞奔。到了学校，兴冲冲地跑到教室门口，只见王老师坐在讲台上，下面的同学们正在奋笔疾书，教室里很是安静。

王老师没问我迟到的原因便让我归座，还详细说明了这次作文的题目是《一件小事》。我坐下来投入写作之中，文思泉涌，一篇郑文前(我班学生)同学不嫌粪臭、在粪池边勇救生产队落池小牛的文章，一会儿便出炉了。显然这是编造的故事，这篇文章是否得到老师表扬，已经忘记了，不过印象中，几乎每一篇作文都会被王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。我热爱写作的兴趣，便是在小学时期形成的。

我那时嗓音高亢嘹亮，王老师便让我当班级的文艺委员，上课前站在讲台上提歌(我先唱某首歌曲的第一句，然后同学们一起唱)、打节拍。那时候学校常常向工地提供文艺演出，我们班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。放学后，王老师不回家，耐心细致地教我们表演节目。周日或放假的时候，她让我们几个喜欢歌唱的男女同学到她家去，跟着她家的收音机学唱京剧。我学唱的是京剧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的一段唱《临行喝妈一碗酒》。当然只是机械地模仿唱腔，并不知晓唱词为

何意，王老师也不要求我们知道意思，只要能模仿着唱出来就行了。演出终于到来，当我即将走上工地临时搭起的舞台的时候，王老师叮嘱我莫紧张，像平时一样唱出来就行。

我爱好音乐的种子，也是那时种下的。但是五年级时，有几位调皮的男同学故意奚落我，说“人家班里的文艺委员都是女生，唯独咱班里的文艺委员是男生”，说了几次之后，我便去找王老师，说要辞去文艺委员的职务。王老师想了很久，最后竟然答应了。

五年级结束，小学课程就完结了，紧接着便升入初中，尽管还在一个学校，但是班主任已经不再是王茂兰老师。分离之后的那一夜，我失眠了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后来，我离开故乡，在升学、工作、娶妻生子的人生中跋涉，已经没了王老师的消息。听说王老师已经离开故乡，与丈夫一起去了长清定居。大约十几年前，我辗转打听到王老师的住址，便借一次开会的机会，敲开了王老师的家门。那时她已经满头银发，不过依然精神矍铄，也很健谈，说起以前的岁月故事，依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

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不知这位贯穿了我整个童年记忆的班主任是否安康相伴，是否矍铄如前。对于她教过的学生而言，她，永远是我们心中甜蜜的依恋。

(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)

亲爱的孩子 请记住我

张琳

亲爱的宝贝们：

转眼间，你们将离开幼儿园，离开这个我们共度了很多美好时光的地方。还记得，你们第一次来学校时候的模样吗？老师想尽方法让你离开妈妈，而现在却让你学会离开老师……

孩子，多少次，老师拍着你的背哄你入睡；多少次，老师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；多少次，你捧着老师的茶杯给老师倒水；多少次，老师批评完你，你还抬着无事的小脸跑过来说，“老师，我再也不这样了”……

教室里回荡着你们的欢声笑语；滑梯上掠过你们轻快的身影；幼儿园里每个角落留下你们足迹；花园里的每片花草录下了你们的甜言蜜语……

毕业了，幼儿园的玩具舍不得你们；幼儿园的滑滑梯舍不得你们；幼儿园的小图书舍不得你们；幼儿园的小椅子舍不得你们；幼儿园的小床舍不得你们；幼儿园的大区域舍不得你们；幼儿园的小花小草舍不得你们。当然，最舍不得你们的还是最爱你们的张老师！

除了不舍我也会担心，担心你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。平时身边那么多好朋友，一下子都变成生面孔，你们会不会孤单？你们平时那么淘气，新老师会不会不喜欢你们呀？平时嘴巴那么挑的你们，会不会因为没有喜欢吃的饭菜而饿着肚子？会不会没有我的提醒，忘记洗手喝水……

孩子，不要埋怨老师让你自己吃饭，自己穿衣，独立表演，自己做手工……因为这些，终究是要为你的将来保驾护航！以后老师不会再袒护你，很多事情你都要尝试自己去解决；挨饿了，老师的橱子不再备有饼干，你能做的就是一日三餐按时吃饭；感冒了，老师不会再三天两头批准你请假，因为你的学习任务很重，你能做的就是增强锻炼。

或许，在幼儿园，你是班上的智多星、巨无霸，从未体验过跌倒的滋味。可是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比你厉害的比比皆是。未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，孩子，你要学会勇往直前！

孩子，毕业后，愿你们每一天都有好心情，如果没有，希望你们能在不快中学会微笑；愿你们每一天都有好运气，如果没有，希望你们在失落中学会乐观；愿你们每一天都能有新的进步，如果没有，希望你们能在失败中总结经验，继续努力；愿你们在不同的环境能有好的定力，如果没有，希望你们能在逆境中保持纯真，不失本色！

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孩子，老师会永远关爱着你们；

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孩子，老师会做你们永远的守巢人！

(作者为济幼高专常春藤附属幼儿园教师)

没有“生命”的大张村石方碑



文/片 赵福平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石头史，大量的文化古迹遗存下许多石头。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字，更是让形形色色的石头成了最重要的载体。石头有了文字也就有了光鲜，有了生命。

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有些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就由于种种原因而变得模糊，难以辨认。自然损毁，让人遗憾，而人为破坏，则让人痛心。

在济南市长清区双泉镇大张村就有这么一块石方碑，曾被人将所有的碑

文凿毁，尽管碑体没有破坏，但没有文字的石碑如同没有生命的躯体一样，虽然屹立，但价值全无，虽然完整，但生命尽失。

这块石碑位于大张村村边的公路东侧，与村委会隔路相望。听村里老人讲，以前村委会的位置是一处文化古迹三官庙的所在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三官庙被砸，而记载三官庙历史的这块石方碑也硬生生地被人凿成了筛子底，尽管还能看出一小部分文字，但主要背景、建造年代等重要内容就实在难以辨认而不知所代了。但据相关的信息综合判断，这块石碑在清代中期制作的可能性较大。



▲碑帽北端雕刻的人脸瓦当。

◀背靠安台山的大张石方碑，让每一位路过的人都会注目相望。

包括基座在内，这块石碑高约2.2米，宽2米，碑芯的高度1.4米，宽1.6米。整体全为青石精打而成。石碑碑帽雕刻精致，造型为悬山结构的起脊房顶样式，两边坡状的筒瓦栩栩如生。在碑帽两端雕刻有五筒瓦当，其中最外端的瓦当又雕刻成了诙谐的人脸状，让人感到惊奇和有趣。

几年前在被毁的三官庙原址修建村委会时，这块石方碑被村民拆开挪移到了路东。尽管没有了文化价值，但村民实在不想让老祖宗留下的这块石碑再被毁坏，所以，对这块残存的石碑仍然疼爱有加，于是将这块石碑重新组装并仔细保护起来。